

春去夏來，挪威的夏天是最舒服的時候，乾爽的空气沁透著清涼的微風。舉目所見是藍天綠地，陽光普照（照片一）。挪威街上呈現萬人空巷的寂寥景象（照片二），萬人當然是跑到山上、海邊或是著名的峽灣名勝。難怪畢業典禮一結束，全校的人幾乎跑光光。國際學生不是學成歸國，就是返鄉探親；挪威學生不是畢業回家，就是出外度假。挪威老師同工也是輪流休假，學校是人去樓空，只剩下達老看家（照片三）。

帶著享受孤寂的心情，我離開冷清的圖書館（照片四），一個人漫步在校園中思想論文的佈局。看起來很悠閒，事實上是抱著頭在燒。繼五月中完成最後一門課的報告與答辯及新約神學測試之後，指導教授已同意我開始著手論文寫作。我的論文題目是：**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pirit of Adoption to Christian Life: An Exegetical and Theological Study of Romans 8:12-30**（兒子的心對基督徒生命的意義：羅馬書 8:12-30 的解經與神學研究）。這個主題我已準備多時，原以為胸有成竹，但真正要落筆時，卻茫無頭緒，突然有不知從何下手的感覺。因為參考越多的文獻、資料，越發現小弟和先聖先賢學者的差距，簡直不可以道里計。論高度，他們如果是大壩尖山，我就只是新竹的十八尖山。論深度，如果他們是大西洋，我就是小溪流。論廣度，如果他們是南極冰原，我就是南寮海灘。

雖然前面的道路滿佈荊棘，雖然我流落在他鄉的這個港都，雖然我是孤單一個，不過我是真打拼的.....。我一個人在校園唱著唱著「媽媽請妳也保重」時，才發現校園的某個角落還有一尊石像，直挺挺地矗立在最古老的宿舍後面。帶著好奇、趨前一瞧，才發現這位老兄是位古人，名叫 John Haugvaldstad (1770-1850)，年紀比達老還老。但因他的銅像身影很年輕，我就稱他為「豪哥」（照片五）。後來上網查了資料，才知豪哥原是平信徒領袖，熱愛傳道，也是一位成功的企業家，是挪威宣教差會（Norwegian Mission Society, since 1842, 差派許多宣教士至中國和非洲）的創辦人之一。這個差會隔年（1843）又創建本校，一百七十年來作育無數神國人才。看到豪哥斑剝的臉頰，使我有「哲人日已遠，典型在夙昔」的感觸，今天我能在此，想來也是託他的福。

看來這個暑假我不會寂寞了，這個轉念促我決定暫時脫離學術圈，去市區逛逛，看能不能找到粽子之類的東西來吃，慶祝又交到一個朋友豪哥。我在港口邊的黃昏市場尋訪多時，舉目所見盡是賣西點和 cheese 的攤位，歐洲各國的點心糕餅琳瑯滿目、美不勝收。之後走進一家荷蘭攤位，老闆請我試吃他公司的 cheese。我選了一種有蕃茄、橄欖、蒜頭口味的蔬菜 cheese 試吃。一吃之下，驚為天人！好像濃郁又香 Q 有勁的茄汁義大利麵，融化在嘴中，加上剛出爐的蒜香法國麵包，散發在腹腔，彷彿漫步在歐洲的鄉村莊園中。

本來我要比個 V 字，稱讚 cheese 的美味，但是怕老闆以為我罵他 2 劣，而慘遭不幸（因為他面前有一把 cheese 刀，可以快速將一個 40kg 重的 cheese 五馬分屍）。於是我對著老闆伸出手掌，又彎曲四根手指上下搖動，老闆頭上一大堆問號，不解地看著我，還以為我手抽筋。我趕緊解釋，這是 wonderful (彎的 4) 的意思。不過這個解釋好像雞同鴨講，我只好說，我買四塊，共一公斤的茄欖蒜 cheese 回家。後來我還逛了法國、義大利、德國的攤位，在味覺的刺激之下，又買了山羊奶酪作的 Brown cheese，還有發霉的 Blue cheese。大包小包的提回家，才發現不但沒半顆粽子，還把半個月的伙食費都花在各樣的 cheese 上面，這些 cheese 可以讓我從端午吃到中秋。難道市場中混入了 MIB 星際戰警，他們用記憶消除器掃到我，使我突然失去記憶、理性，而成為敗起司男？

現在我每天早上吃發霉的 cheese，中午吃羊奶口味的，晚上再換成蔬菜口味的，在混搭原味 cheese，真是不亦樂乎！我這麼喜歡 cheese，怎麼過去都沒發現？此情此景使我猛然想起將近 20 年前的往事。小兒林明諒當時還在讀幼稚園，但晚上常常不肯按時就寢，還把玩具灑滿地不肯收拾。有天晚上我從清大團契聚會後返家，發現他故計重施，不禁大聲發怒說你真是讓我氣死！他一聽突然衝到我面前，緊緊抱住我大腿說：把拔你真的有買 cheese 回來給我吃嗎？謝謝把拔！

最後的結局是，他不但吃到了 cheese，也沒有收拾玩具。現在我才知道，為什麼他去打工，只選麥當勞（因為可以便宜吃到雙層 cheese 漢堡）。他吃 Pizza，一定要求 cheese 要能拉出蜘蛛絲。他還發明泡麵新吃法，就是在他最愛的排骨雞麵上面，鋪上一片 cheese，待熱水蒸汽蒸發，就會膨脹再融入雞湯，產生焗烤雞麵的風味！原來他這種吃到起司無怨尤的精神，一切來自我的遺傳！

老婆韻琳最近跟我說，她想把信神宿舍屋內擺設汰舊換新，剛好有個朋友搬家，大屋換小房，要處理很多還不錯的家具，可以加以利用。她還要把客廳那副我最愛的馬丁路德畫像（出自克拉納赫手筆）拿掉，換上馬蒂斯的畫，甚至要整修儲浴空間。我擔心她的美感及空間感，以及身心狀況，就測試她一下。我說「你知不知道精神病院如何測試病患是否痊癒正常？」「怎麼試？」「只要將浴缸放滿水，旁邊放一把湯匙和一個水瓢，要病患以最快的速度把水清理掉。換成你會怎麼作？」「哈！很簡單，正常的人都會使用水瓢，誰這麼笨會用湯匙？」

「老婆！正常人會把浴缸的塞子拔掉！」

看來我的路德畫像是凶多吉少，等我回去，已經變成五隻貓的貓抓板了！

媽媽請妳也保重 <http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1I4HvFIA4eQ&feature=related>

照片一：藍天綠地



照片二：萬人空巷



照片三：達老看家



照片四：獨守空圖



照片五：豪哥永在

